



# 繁霜降 秋色深

□ 王同举

夜里,起了一层霜。  
晨起,放眼四望,村庄处处都是白花花的一片,像是撒了一地的盐。枯黄的树叶上结满了洁白的霜花,低矮的草丛里缀满了晶莹的霜粒,屋顶的青瓦片上也蒙上了一层霜。河面上,水汽氤氲,如同笼上了一抹轻纱。轻纱渺渺,至河面向外蔓延,一直没入村后的那片竹林里。整个村子好似一幅绝美的水墨丹青。  
时令流转的节拍,总是令人猝不及防,转眼就到了霜降。“秋深山有骨”,山瘦下去了,展现出粗犷的山脊线条。秋风劲吹,众草枯黄,草矮下去了,露出几块奇形怪状的石头,颇显得有些突兀。山林里,树叶也纷纷告别枝头,不出几日,树叶落尽,光秃秃的枝桠直挺挺地伸向天空,山野更显空旷寂寥。枫叶愈发红了,边缘尚透着浅浅的青绿,红绿间杂,相映成趣,尽显大自然色彩的驳杂。山坡上,有几棵高大的柿子树,老干虬枝上还残留着几个柿子,像灯笼似的在风中摇摆,似乎在与深秋作最后的抗争。  
霜降后的田野,呈现出一派

凋敝的景象。垄上的草黄了,无边的鹅黄肆无忌惮地漫向天际。垄沟已干涸,裸露出灰褐色的泥,喧哗奔腾的水流声已成为记忆。旷野沉寂下来,不再似往日那般喧闹,能清晰地听见秋风掠过草丛的声音。谷物已入仓,秋收后的稻草人守在田间。虫鸣已渐渐远去,鸟儿也纷纷隐藏了行迹。  
“霜降杀百草。”时令到了霜降,植株生长的渴望都将潜伏起来,等候下一轮勃发的召唤。麦田里却不一样,麦苗傲然迎风摇曳,依然生机盎然。太阳出来了,挂在麦苗上的霜粒融成了水,顺着麦苗根部渗入泥土里。麦苗吸足了水分,愈发精神起来,它用一片耀眼的青绿,给暮秋田野增添了一份灵动和生气。  
霜降前后,父母都要在菜园里忙碌一阵子。辣椒熟了,母亲把它摘下来,结成串,一串串地挂在屋檐下。火红的辣椒像一只只小灯笼,它们用喜庆的红色,把农家的日子照得亮亮堂堂。白菜畏寒,父亲用脚把白菜根部的泥土踩实,然后细心地把白菜一颗颗卷起来,绑上草绳防冻。红薯收完了,品相好

的人窖越冬,挑出那些被锄头损坏的,洗净磨成粉。蔬菜大多禁不得霜,白萝卜是个例外。“十月萝卜赛人参”,霜后的白萝卜脆甜可口,可以当水果吃。我特别喜欢吃霜打后的白萝卜,剥了皮就急不可耐地往嘴里送。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霜降入了诗,就多了一份别样的意趣。“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微光初露,一轮新月高悬,板桥已被一层薄霜所覆盖。霜雪上,一串足迹延伸向远方。孤月冷霜,引发了诗人温庭筠的羁旅愁思。面对霜降,不同的心境,不同的人生际遇,会有不一样的感慨。在草木零落、万物萧瑟的霜降时节,苏轼看到的却是木芙蓉的坚守,由此感叹道:“千株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酷暑也掩不住生命的坚韧与律动。  
“天上繁霜降,人间秋色深。”霜降,是秋天的最后一次回眸,时序给秋天画上了一个明澈而亮丽的句号。霜降过后,就是立冬,接着是小雪、大雪,围炉闲坐的日子也就近了。

# 秋高露寒凝霜降

□ 杨卫中

“风卷清云尽,空天万里霜。野豺先祭月,仙菊遇重阳。秋色悲疏木,鸿鸣忆故乡。谁知一樽酒,能使百秋亡”。唐代诗人元稹在《咏廿四气诗·霜降九月中》把霜降的特征展露无遗,可谓具体生动。  
霜降,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八个节气,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时间一般为每年公历的10月23日,当太阳到达黄经210度,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秋天的最后攢底之轴,揉捏着霜的凄冷,与秋天作最后一次深情回眸,带着诗意的静美和精致的妆容款款而来。它让秋天和冬天实现无缝对接。霜降之后,水冷草枯,叶落缤纷、天气渐寒,冬季即将到来。  
说起霜降,古籍《二十四气解》中说:“气肃而霜降,阴始凝也。”霜降,是秋季往冬季转换的节序。《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霜降是一种自然的天气现象,大多出现在晴天,所以民间有“浓霜猛太阳”之说。晴朗的秋夜,地面上散热很多,温度骤然下降到0度以下,空气中的水蒸气在地面或植物上直接凝

结形成细微的冰针,或是形成六瓣的霜花,色白且结构疏松,晶莹剔透,熠熠闪光。霜降被称为二十四节气里最有意境的名字:晶莹的霜花从天上纷纷扬扬飘落,充满深秋的韵味。  
气象学上,把秋季出现的第一次霜叫作“早霜”或“初霜”,把春季出现的最后一次霜称为“晚霜”或“终霜”。早霜是水雾凝聚的精华,晚霜是天庭琼楼玉宇遗落的碎屑。霜降之寒,为生命增添了一缕冷静、一怀愁绪。人们仿佛脱离了喧嚣的世界,肆意感受着霜送来的清冷,静心体会着天地间的空灵。  
古人将霜降分为三候:一候豺乃祭兽;二候草木黄落;三候蜇虫咸俯。意思是豺狼开始捕获猎物祭兽,以兽而祭天报本也,方铺而祭秋金之义;大地上的树叶枯黄掉落;蜇虫也全在洞中不动不食,进入冬眠状态。霜降既是冬日的序曲,也是秋的绝响,它为成熟丰美的秋天画上休止符。“风刀霜剑严相逼”说明霜是无情的、残酷的。霜降人间,万物冷冽。  
霜降,自然界的试炼师,以它独有的方式,对万物进行着一

场深刻的洗礼。深秋的清晨,走向郊外的田野,放眼望去,白茫茫的一层薄纱覆盖在大地上,宛若空蒙的雾色在慢慢地氤氲。抬脚轻轻地走在上面,那“沙沙”的声音虽然细微,却十分悦耳,仿佛微风吹过树林,犹如蚕宝啃食桑叶。只是特别可惜,霜的生命是极为短暂的,日上三竿,那晶莹剔透便踪迹全无,那洁白无瑕便香消玉殒,让人空留下“霜降碧天静,秋事促西风”的感慨和“霜降鸿声切,秋深客思迷”的喟叹。  
冬未至,寒霜先降,百木枯,心自悲凉。我们目送的是一个季节的流逝,迎来的是一段生命的成长。山药、萝卜、红薯经霜愈甜;柿子经霜后,皮变薄,肉更鲜,味更美。松柏之质,经霜弥茂,诠释着骨气;枫叶之色,经霜欲红,解说着绚烂;银杏一树一树地黄透,纯粹澄澈,如万树呐喊,大地漂移。  
霜降,意味着秋天即将谢幕,同时也预示着冬天即将到来。“白昼秋云散漫远,霜月萧萧霜飞寒”,霜降节尽,冬天已经在急不可耐地叩门了。

# 不一样的额济纳

□ 裴菲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是近年来旅游爱好者一个比较热门的打卡地,坚韧不屈的胡杨、大漠明珠居延海、震撼心灵的星空……都成为旅游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今年国庆长假,我与妻子驱车1100多公里,走进这片金黄的土地,却感知到一个不一样的额济纳。

陶来 顽强抗争的生命赞歌

陶来,是蒙古语对胡杨的称呼。映入眼帘胡杨林,完美地诠释了“无法改变环境,就改变自己的适应能力”。身处沙漠和戈壁的胡杨树,生存智慧至少有四种。一是异形叶减少蒸发。幼苗时,由于根系吸收水份能力弱,树叶采取柳叶状。长大后,随着吸水能力增强,开始出现杨叶状。成树后形成一树两叶甚至一树多叶(树冠的下部为柳叶形,上部为杨叶形)的奇观;二是吸水能力强。胡杨树根系非常强大,可深入地面20米以下吸收水份,地下水位只要不低于4米,胡杨树就可以生活的很自在;三是排盐能力。能通过树干的裂口排出体内过量的盐分,形成块状结晶的胡杨碱;四是放弃部分枝干。常会看到胡杨树“枯枝”生新叶现象,有些甚至主干已枯萎,想不到什么部位又能节外生枝,焕发出一簇新枝和绿意。尽管生存环境如此艰难,胡杨树却浑身是宝。不仅是当地防风固沙的卫士和“拔盐改土”的功臣,而且还是人们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帮手。胡杨碱是当地人的食用“小苏打”,嫩叶是饲养牲畜的好饲料,木材是建筑、家具、造纸的上好原料,树脂、叶、花均可入药。正是这些本领和功效,上天赐予其夺人心魄的色彩和“三个一千年”的精神意象,成为当地人心中“最美丽的树”和“沙漠英雄树”。

幽隐 生态修复的沙漠插画

幽隐,是匈奴语,意为“天池”,是居延称谓的来源。作为旅游爱好者,我曾见过无数河流从上游到下游,不断吸纳支流逐渐盛大,最后汇入江、湖、海的画面。但居延海不一样,他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弱水)的尾间湖,黑河进入额济纳境内越流越小,在居延海停止了流淌的脚步。今天的居延海,见证了人与自然从索取到和谐相处的转变。曾经的居延地区,除汉族政权,历史上前后归属过乌孙、大月氏、匈奴、柔然、突厥、西夏、蒙古等国,是当地游牧民族的驻牧地。有资料说古居延泽面积是现在居延海的60倍,周边是美丽的草原,有着肥沃的土地和丰美的牧草。作为河西走廊通往漠北的重要通道,是兵家必争必守之地,历史上曾留下李广、卫青、霍云病饮马征战的身影。王维的《出塞作》,“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山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是居延地区曾经的真实写照。可惜,由于过度用水和气候变化,上世纪中叶,黑河下游断流,居延海干涸,并一直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2000年起,国家开始对黑河干流水资源实行统一调度和管理,居延海面积从此不断扩大,动植物种类和候鸟群持续增加,目前已成为荒漠生态修复的典范,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亦集乃 文化认同的民族史诗

额济纳,是西夏党项语“亦集乃”的转音,意为“黑水”。它承载着一段蒙古族土尔扈特部悲壮东归史的前奏。17世纪前期,蒙古族的一个分支,土尔扈特部贵族阿喇布珠尔受命带500人到西藏朝拜达赖喇嘛,5年后,归途受阻,因此请求内附清朝,康熙帝下诏将嘉峪关到阿尔金山之间作为其驻牧地。30年后,其子丹忠又因牧地不足再次请奏朝廷,移居额济纳河流域获批准,额济纳从此成为土尔扈特部的正式定牧地,随后清政府设立额济纳旧土尔扈特特别旗。额济纳土尔扈特部东归定居,成为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更大规模的汗王渥巴锡率土尔扈特部万里东归的前奏,阿喇布珠尔也被认为是土尔扈特部东归的先驱领袖。西迁的土尔扈特部两次东归是蒙古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其重返故土的壮举,揭示了文化认同远比地理归属更深刻的历史命题。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意思是观察事物时要能全身心投入,使情感与对象深度交融,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不知道我的额济纳之旅,算不算与刘勰跨越1500多年的心灵对话。